

偵探  
長片怪盜密仇

（續五六集四大本）

警長哥登通三多俱出黨人秘密三多見白鼠驚昏哥登乃喚坐室中思捕陰之法偵探與其弟至入告其陰其黨中及彼拿獲逃詳情請登查三人不適私目前此時陰其黨人以電話告偵探自全之將殺一人名湯麻士者偵探詢而乃分別哥登表則少年坐候室中即為湯麻士之子也父安命父教教出一函交偵探代寄視其函乃幸利已推舉謂哥登代司保護即勿懼彼陰其云云

且說黨人讓佛爾英其提獲茹尼姑娘心中大喜乃與黨徒商議以謀除偵探乃使黨婦一人假扮茹尼姑娘至偵探處賄誘偵探之從事者至其黨屈中意欲詢其內情從事悉之勃然大怒奮身相敵詎黨婦被有毅力立將從事者打倒當即取電話報告偵探偽說被害者速來援救黨婦並發鎗擊斃黨人與其爭鬪是時偵探接獲與賽第達克史正於商議之間突聞茹尼姑娘報告該其並聞鎗聲隆隆知事不立立與警察等乘汽車趕出此時被擊倒之少年忽然醒悟乃一躍而起與黨婦猛搏黨婦大驕力不能勝即呼黨徒等入內相搏少年用其一身之力與黨人亂擊距力難敵眾忽被擊倒時適達克史偕衆驚起至擁入黨室將黨人一齊提獲白鼠黨乃大敗於是商議別策以復其仇此時被迷昏哥登司終日怙坐室中甚為顛倒其僕亦是黨徒之一伏於帳後暗觀其舉動哥登桌前上佛像頓時驚狂忽然將佛像碎轉輾自思及其行至別室則其僕復以佛像放於桌上哥登司不解其故若回身一轉則僕將佛取開哥登司大異懷中取出手鎗注目四顧突見意外忽有手印壓於玻璃上哥登司大駭即僱僕人啓視視之只見一老人狀如茹尼之父告於哥登司曰後有黨人追吾請君留吾一報哥登司素有俠義之心乃俯首入樓安睡詎知此人即黨首譚佛爾英其所扮是時二人談話黨人推窗窺視後見哥登司一人在室中於是報告黨人用魔術術使茹尼取刀前去此時黨人在室中忽動魔訣茹尼姑娘徐步入內斃於門後不立不動爾哥登司出外尋查行至門旁被茹尼刺死正於掩掩之間達克史偕警士趕入見茹尼刺死得驚忙急將其抓住茹尼被高聲一喚魔術頓消自顧不解玉得哥登司



啟者前敝社代總公司分贈 惠稿諸君之出入  
證茲因調換新券將舊券一律取消恐未週知特  
此奉告

● 闢邪說

戰國時處士橫議。蘇秦張儀之輩。恃寸舌游說各國。冀成合縱連  
之策。苦心孤詣。後世非之。寃也。  
宋王安石以新學貶世。害國病民。莫甚爲其。不旋踵而消滅。則徒  
不通世故人情之學說。其不能久立於世界也明矣。  
遷清未解禁開通。歐風東漸。莘莘學子。習習皮毛。專講新學。山  
百人騎馬。放鞭疾馳。傾軋在間。而猶夜郎自大。傲於衆目。吾  
學之巨子也。孔孟何足道。父母非吾親。滅倫背道。信口雌黃。吾  
以名之。名之邪說。噫。侈談新學者。可以休矣。

●孟子不動心之學說

(一) (往真恨步)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此不動心之說也。菩提本非樹。明臺本非心。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此直視心爲無物。更無所謂不動之說也。佛家以後說爲了悟。爲大解脫。惟執離世間者。皆佛也。心中無佛。彼家以後說爲了悟。爲大解脫。惟執離世間者。皆佛也。心中無佛。彼法蓮花經所謂意根清淨。明照獨極之語也。近世佛教日昌。佛門宏開。身根清淨。如淨埃埃。舌根濁淨。以物起淨。爲開口之計。心猿意馬。不受惡感。塵根清淨。徒知香香。以根清淨。悉聞衆聲。以根清淨。雙矣。

爲療喘氣急之聖品  
蘇鬱脂船之十城

粹華杏仁精液選擇上等杏仁用化學製成極  
濃厚之精液功用安多獨推爲治病聖品即患  
病者服之亦有益無損病人多痰服之尤宜  
切詳載仿單每瓶定價四角

總發行所吳大馬路親仁里口六十一號  
分發行所小東門中華路五十七號

下十時起晚九時止  
專治花柳毒門  
生殖器疾病  
白帶白濁  
陰門瘙癢  
四時瘟疫  
用藥新製  
射毒可出  
射銀國金  
刺傷自金  
針銀老手  
六零六針  
五元至十元  
本院以道  
所最珍貴  
而能治病  
金小洋五  
海民路四  
院長趙世  
士

明 報 新 聞 誌

淋 濁 注 射 藥

淋病之害，非筆墨所能形容。其初起時，尿道口微癢，繼則紅腫，流膿，痛楚難言。若不早治，必致變生他疾，甚至遺毒終身。本報特刊此廣告，介紹一種最新發明之淋濁注射藥，其效如神，一服即癒。此藥係由名醫精製，不含鴉片，不傷身體，誠為淋濁患者之救星也。凡患此症者，請速來本報診所購買，以免延誤。診所地址：新加坡大馬路門牌四九號。電話：四四九〇。

德羅洋行

充德國醫科大學教授  
今受同德醫學校之聘  
來華充當北柳白濁皮  
膚等症專科因見華人  
患此症者甚衆願將所  
學所得用德國最新注  
射法醫治對於診金取  
費從廉務祈 各界注  
意是幸

時間 上午十一點至  
下午一點 下午四  
點至六點

特請楊子善君爲翻譯  
以便病家

② 領待物失 ②

悞陸卽爲拘虹練日一環窃二  
連向此獲口一被方三之月  
奎捕佈原頸條窃三只金廿  
領房告賊司現之月金絲八  
取包失已捕已金初鎖小日  
勿探主得房由頸四片耳被

●小德張與石蓮秋

(左史)  
達秋啼嗔而言曰。女子醜陋難效。供人玩弄。已極人之不堪。而況呈身剩餘之人。何其顏色。尤屬臭大之污辱。始不必爲余諍。然所以目前不辭者。利多金耳。小德張之過余。始於夏曆。月初一。尋常之游客。循例酬酢而已。無何值某儒。渠乃大器已滿其人於余席。所以以望者備主。余感其遇。不得不加以溫存。而恣其纏綿。此亦妓習之常。不足爲怪。是日與余約。自晚夕六時。必歸正室以伺晨止。余從之。嗣是果按時至。徵歌選舉。必首及余。復首余顧其郎。陳內府珍物供余宴饗。余一省家女。豈難離。班機機。竊寐不甯。疑思所見之女郎。而視若何其姸絕。體態若何其風雅。胸中風韻。竟夜不寐。黎明愈覺於原處。未幾見女則曾晝視。女亦以秋波漸之。如某者數月。情愛遂生。後漸爲。彼此均恨相見之晚。不數時遂秘密婚也。久之漸爲父安所知。父因囑迂輩。見女與男人結識。大怒。以爲有玷家聲。立時逼女辭教職。幽之閨中。從此天隔兩隔。舊橋難渡。生不察根。憫惻其意。如索編髮。父母訝之。詰得故曰。卽託媒適之。女已爲父訂字某姓子。吳生至。不獲棄累日。萬念俱灰。維他獨身主。以報心頭愛人。有爲其作何者。

秋影樓憶語

(陳秋影)

人當難泊流離。日暮途窮之際。一已邀美人青睞。白鵝情愔。引爲知己。訂爲心交。真不覺翹眉飛。沾沾自喜。顧忌其目前色香。來日想難。茲趣越水與山。驚飄風泊。每當月白風清。夜闌人靜。悄悄欄干。渺渺憑窗。聽芭蕉淅淅聲。宛似幽怨下。與伊人促膝谈心時。口齒猶津津芳澤也。嗟夫。聖教無常。妬妹花間蝴蝶。良緣不再。輸他葉底南鸞鶯。今生已矣。他生可卜。願七八年中。書簡往還。殆無虛日。偶檢舊篋。遍覽無遺。字裏行間。不少名手玉理。櫻桃吐語。妙筆生花。頗傷俗人對之。徒作一室空悲。萬端感慨而已。次

詩賦文章。氣象隨地而異。廟堂宣  
講。捷戾宜激越。慶祝宜堂皇。  
宴饗宜低回。諷誨者詞宜雅曲。撻  
伐者辭宜振拔。堂皇者辭宜名雋。  
低回者辭宜則範。凡此有用之文。  
都無取於小巧。自吾人不效。流俗  
趨下。楊眉之士。謬尚尖新。宏附  
性害之門牆。坐鑿開罪之神藹。每  
見日風萬言者。多不能於清醇之文。  
文豈異哉。不學而已。時習日異。  
散履經史古文之學。有識者深爲  
國學憂也。

其實尖新小巧者。亦甚易乎。相  
傳仲仙尤妻。填川用小詞寄信。  
伊字誤爲伴尹。仲允復詩調之。有

—

詩賦文章。氣象隨地而異。廟堂宜清麗。提院宜激越。慶親宜堂皇。宴親宜低回。清議者詞宜雍穆。提院者辭宜振拔。堂皇者辭宜名雋。低回者辭宜則貶。凡此有不用之辭。無取於小巧。自古學不致。流俗趨下。枵腹之士。謬尚尖新。妄附性靈之門籟。空舉靡靡之詞。苟。每見日賦萬言者。多不能於清麗之文。文豈易哉。不學而已。時習日異。散亂經史古文之學。有識者深爲之國學憂也。

其質尖新小巧者。亦豈易乎。相傳范仲尤美。壤伊川兮小詞客范。伊字誤爲作尹。仲允復詩謫之。有

又某才妓有客許代製圍腰。來書

尺寸長角。如答云。一抱計長幾  
著。何須問短長。臧胸骨抱過。尺  
寸自思量。一妙語解胸。嬌將可愛  
。專於纖巧者。必有此風致也。

雜俎

●古人奇號志（續）

（鄭梅逸）

溫八叉 唐溫庭筠八叉手而八韻成  
。號溫八叉。

劉惔 宋劉惔時任福敗。幸城責

領待物失

懷人詩十二章（一）  
（佩玉）

此中國人神智人也。  
唐將薨每得蜀士家以爲祥瑞。號玉筍筵。

宋許篈居官至以廉潔稱人號稱先生。

宋呂蒙正微時。薄游一縣。胡旦父宰邑遇之。客有聚其詩者。曰挑雪烹燈夢不成。胡曰。一萬陸漢耳。

唐史德義隱居武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遊人。

唐劉頴風流俊爽。振頗頗風流。詞壇俠客。

珠溪舊士繁人思。只爲倚君絕。一丘深靜隱不得。君若莫在詩。(陳範)

君住湘潭我浪濱。欲圖把酒恨。閑看小影溫如玉。蕩雅能文酬。(宋何)

攜手蘇臺幾許時。便成吳越別。君嫌妙術全多病。強欲從君習。(鄭北野)

自攜文士試唐郎。知謝席草味。春日惠由風景好。想應收拾發。(唐忠厚)

盡除濁俗偶尋披。忽憶當年談。官官才去吏。步於青台。

這花園裏。細談六天中所作的事。亦頗熟。凝思一再。乃知即往年。沒有一言不到傍晚時分。方纔肯分。信之家僕也。移船相近。召之至。問伊何由在此。則哭訴曰。自揚州。梓銀眼巴巴望了六天。纔得到。

這是星期日。匆匆的奔到這裡。早晨，  
瞎坐在青石上。一個兒斷自傷心。  
桂鈺到証了一怔。就扶瞎緊身傍，  
笑道：妹妹，你秀你久等了。瞎緊身  
頭一看。見是桂鈺。不覺眼眶裡兩  
淚珠簌簌地掉下來。強着笑容答道：  
我也方纔到哩。桂鈺一見這般慘  
情。急問道：妹妹何故這般傷心。  
瞎緊斷斷續續的說道：瞎哥我誤了  
你。請你恕我的罪。只因我媽媽死  
了以後。家裡的大小事務。都被我  
嫂嫂握着。那裡理你。你當我的許  
多信。都被我嫂嫂搜去。小說的這裏  
眼。喝咽着要說下去。桂鈺道：  
這也不妨。就是他糊化。這些信  
於手。老愚團圓。吳氏也攬他母氏  
。滑溜以梯。抱紹表來。當年事甚  
。羞以立。俄而愚芳人拜。吳氏與紹  
。亦隨後來。母念愚於懷。抱吳氏  
。反既遜。時月當空。北風拂拂。連夜扶  
。僕謀諸婦。再雇渡船。連夜扶  
。南旋。行抵杭城。芳命僕。先馳  
。老母。母自愚芳人部。形影自  
。蘇蘭歡。日增老態。今知芳速  
。甚於斯。僕又告以愚仁妻子亦  
。母愕然。不能言。亦不能悲。以  
。豈以立。俄而愚芳人拜。吳氏與紹  
。亦隨後來。母念愚於懷。抱吳氏  
。反既遜。時月當空。北風拂拂。連夜扶  
。僕謀諸婦。再雇渡船。連夜扶

少說今天如何這樣早就起來。此刻什麼到歡喜睡在這裡。春生被他一問。方才知道。昨夜一夜。自己竟

●養銳軒漫墨 (陳貝齋)

棚底爲聲。花間蝶影。際此鳥語花香。大好春光。邀知己三四輩。觴

春生道：「果然真的。我去叫他進來。」我道：「有話問他。在下做到這裡，倒要暫停一停。先要將那日的事情，重新重演一遍。」給大家聽聽。原來上座無不稱奇。春生同了才能，乘了汽車，上座此亦可以休矣。」

春生道：「不登高山，那見平地。」報告人安鐘時，初不知樂趣。一旦病癒，氏南京回來。春生被他看見，只得叫親身，則思及不病之前，爲無窮樂事。雖在沙發上面，不覺躬躬然笑起。又提起驚艷的話兒，才聽見他問得主要緊，連忙答道：「那邊還沒有回話。」外面到有個老四，等候少爺長大了。春生道：「老四不台這村老早來了。」春生道：「你又變騙少爺呢。」春生道：「真的。我昨晚騙少爺呢。」春生道：「果然真的。我去叫他進來。」我道：「有話問他。在下做到這裡，倒要暫停一停。先要將那日的事情，重新重演一遍。」給大家聽聽。原來上座無不稱奇。春生同了才能，乘了汽車，上座此亦可以休矣。」

春生道：「不登高山，那見平地。」報告人安鐘時，初不知樂趣。一旦病癒，氏南京回來。春生被他看見，只得叫親身，則思及不病之前，爲無窮樂事。雖在沙發上面，不覺躬躬然笑起。又提起驚艷的話兒，才聽見他問得主要緊，連忙答道：「那邊還沒有回話。」外面到有個老四，等候少爺長大了。春生道：「老四不台這村老早來了。」春生道：「你又變騙少爺呢。」春生道：「真的。我昨晚騙少爺呢。」

小人小山歌。  
大人大山歌。  
蚌殼裏搖船出太湖。  
燕子唧泥丟隋海。  
鶻鵠過洞庭山。  
爹娘

(前人)

小說 情書毒 (張孝強)

短篇小說  
**情書毒**  
（張孝蘭）

在說道：「哥哥，他燒了  
你那封求婚書，搜了出來  
看。咳，梓哥，我爹爹  
就禁止我出去。連學校  
我去。今天還逼我向  
他照片。」

者贊者。車馬充盈。咸興惠芳之才。  
而嘆惠仁之遇焉。(未完)

●社會小說  
●執秤現形記 (二十九)

公羽小琴合著  
馬荃源

不料走到半路。遇見母親新從南  
回來。所以不慌脫身。把諸客的  
子。改訂下禮拜日。自己就同他  
舅。乘車歸家。到家中。就與  
姊妹們備酒肴。與他母親洗塵。

京隻影。點點涼涼。舉目言笑。誰與  
日爲歡。試有處斯境者。復何樂趣。  
詩。奇人非草木。必見而加憐。然嘗見  
僕有人以孤獨可厭。若爾人者。誠  
他不知其何居也。